

母

高麗其
律者端祥



赤子船

24.7
018
(2)

母

高爾基著
孫光瑞譯



—

每天，當工場的汽管在郊外工人街的充滿了煤煙和油臭的空氣裏面，發生了顫動和呼喊的時候，和這種呼聲應和着，從那些陋小的灰色家屋裏面，僅使肌肉恢復疲勞的睡眠時間都不能得到的人們，擺着陰暗的臉色，好像被驅逐着的蟑螂一般的望着街上走去。在寒冷的微明裏面，他們沿着沒有鋪石的道路，向着那些高高的好像用石頭砌成的鳥籠一樣的工場裏面走去。在那裏，工場用牠幾十只油膩的四角眼睛，照着泥濘的道路，用一種虛心平靜的厚

臉，在那裏等待他們。在腳底下面，泥濘發出一種異樣的聲音。帶着睡氣的粗聲，在空中傳動，亂暴的罵聲，狠毒地衝破了早上的空氣。於是，接到了這些人們之後，一種異樣的音響，——笨重的機械騷音和蒸氣的吼聲，遠遠地發送出來。高高的黑色烟囱，好像狠粗的手杖一般的聳在郊外市街的上面，陰鬱地，儼然地在那裏顫動。

傍晚，太陽傾斜，在人家窗子上面憂鬱地映出燈光的時候——工場從牠石造的胸懷裏面，好像拋棄已經沒用的殘滓一樣地，將這些人們投擲出來。他們擺着被煙煤塗黑了的臉嘴，在空中放出機械油的惡臭，露出了飢餓着的牙齒，從新沿着舊路，望前面走去，但是在這種時候，他們聲音裏面充滿了生氣，甚至於流露出歡喜的聲音。——因為徒刑一般的勞動，已經做完了一日。在家裏，晚餐和休息已經在那裏等他。

工場吞下了太陽，機械從人們的筋肉裏面，吸取了牠所需要的力量。時光從人們的生涯裏面毫無痕跡的抹殺下去，人們一步一步地走向他們自己的墓

場，但是他們看着眼前的休息和齷齪的酒店的安慰，——還是覺得滿足。

休息日子，他們睡到十點左右。規矩一點的或者有家小的人們，換上一套唯一無二的整齊衣服，在路上講着那些對於教會不關心的年輕人的壞話，去做禮拜。從教會回來，重新躺牀上，——一直睡到傍晚。

長期間積蓄下來的疲勞，消失了他們的食慾。爲着要想增進食慾，他們拼命的飲酒，燒酒的強烈的灼熱，燒焦了他們的臟腑。

到了傍晚，慢慢地在路上懶散。有套鞋的，即使天不下雨，也將套鞋穿在腳上。有雨傘的，即使太陽照着，也將雨傘拿在手裏。

在路上碰着的時候，總是談起工場，咀咒工頭。——他們所談起或者所想起的，都是與工作有關係的事情。在每天倦意的單調裏面，連一點曖昧而微弱的思考，都不會發出閃光。回到家裏，便與妻子吵鬧，常常拿起拳頭，將她們毆打。年輕的人們，坐在下等菜館裏面，或者相互地聚在人家家裏。他們奏

着手拉風琴，唱着下流歌曲，跳舞，猥談，或者飲酒。工作疲勞了的人們，容易吃醉，醉了之後，鬱結在心裏的那種病態的興奮，立刻奔騰上來，尋找發散這種興奮的對象。所以，他們執念地抓住可以發洩那種壓制不住的感情的機會，往往因為一點毫不要緊的事情，便引起了血腥的鬥爭，發揮了獸性的極恨。有時候，使人家負了殘廢的重傷，方纔了事，有時候，甚至於殺傷了別人的性命。

在他們的關係交涉裏面，最多的是怨恨的結果。這種感情，和筋肉的不能恢復的疲勞，同是最古的東西。他們從父親承受了這種靈魂的疾病而產生出來；這種疾病變成了一個黑影而永遠的纏在他們身上，在一生裏面，不斷地咬住他們，使他們演出了無數的殘虐行動。

在休息日子，年輕的人們非到夜深不肯回來，也有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垂着沾了泥污和帶了傷痕的顏面，在嘴裏高聲地嚷着對於夥伴們所加的打擊而回去的傢伙，也有含着屈辱的憤怒或者掛着戰敗的眼淚而回去的可憐而不幸的東西。有些時候，也有

被他們父母們強制着回去。他們祇要在路旁的廊沿底下，或者酒店裏面發見了他們的兒子醉到在那裏的時候，立刻發出凶暴的罵聲。捏硬了拳頭在他們被燒酒迷住了知覺的兒子身上毆打。帶了回去之後，多少的替他們照料一下，使他們到床上去睡。因為第二天一早，怒號一般的汽笛聲音在黑暗的天空裏流動的時候，他們便非起來工作不可的。

他們雖則狠凶暴地怒罵和毆打他們的兒子，但在年紀大一點的人們看來，年輕人的酗酒和爭鬧好像是非常當然的事情。——因為在他們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酗酒，也是一樣的爭鬧，也是一樣地受他們父親的毆打。不論什麼時候，生活都是一樣。——一年一年的過去，平坦徐緩地，生活變成了渾濁沉澱的河流，不知向什麼地方流去。他們從來就是牢固地相信，以為一切的生活，都是每天每天的完全一樣。所以他們對於這種生活，一點都沒有想要使他們變動的欲望。

有時候，也有些陌生人流浪到這處郊外的工人區域來。起初，他們祇因為不認識這一種簡單的理

由，對他們注意，後來，對於那些陌生人從前工作地方的事情，稍稍的引起了一點表面的興味。過了幾時之後，在他們眼裏已經消失了那些新奇，於是便在不知不覺之間對他們不復注意。聽了這些人們的說話之後，他們知道了工人的生活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假使真的都是相同——那麼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但是，有些時候，從陌生人口裏，或者會講出一些這處工人區域的人們所聽不慣的事情。於是大家也不和他辯論，祇是覺得珍奇地聽着。他的那種說話，在某人心裏喚起了興奮，在某人心裏引起了漠然的焦躁，在第三者心裏，一種對於顯明的事實的淡淡的希望，使他覺得不安。他們爲着要驅逐那種不必要的，足以妨碍他們的焦躁，便吃下了比平常更多的燒酒。

在那些陌生人裏面假使有些什麼特點的時候，這處工人區域的人們便長時期的不會將他忘記。他們對於這個與自己不同的人類，常常抱着一種沒有理由的警戒。他們恐怕這種不同的人類，在他們生

活裏面，或許會破壞了他們的憂鬱，平庸，雖則苦重而還是平安的道路。人們的生活，已經慣於同一力量的壓迫。所以他們並不希望什麼較好的變化，在他們，以爲一切的變化，都是祇足以增加他們的壓迫的。

他們和那些講述新奇事實的人們，默然地離開。所以這些人們祇好再流浪到別地方，或者寂寞地剩在工場裏面。——假使他不能和這些地方的單調的人羣融合，那麼……

這樣地生活了五十年光景——人們便自然地死去。

二

鎖鍵工人米哈爾維拉索夫，也是這樣地生活着。他是毛髮很濃而陰鬱的男子，有一雙很小的眼睛。在他很濃的眉毛下面，他的眼睛含着一種詭譎而似乎不懷好意的微笑。在工場裏面，他是技術最好的鎖鍵工人，在這處郊外市街上面，他也是一個氣力最大的男人。他對於工場主的態度，也是非常的粗暴，

所以得到的工錢，也是非常的少數。每逢休息日子，他總要打人，街上的人們，都是對他恐怖而懷着嫌惡。有時候，他們想要打他，但是沒有成功。維拉索夫看見了有人和他對抗的時候，他便捏着石子木板或者鐵片，擺好了步位在那裏等待他的敵人。人們對於鬍鬚從眼睛起一直生長到頭頸旁邊那張臉孔和毛髮叢叢的兩手，都抱着恐怖。尤其是他的眼睛，使人們覺得可怕。——小而且銳的眼睛，好像鋼錐一般的刺人，凡是和他的眼光碰到人們，不論誰都會感到一種不能對敵的野獸一般的力量，好像不論那個都要在他面前被他毫不容赦地毆打。

——來！給我滾開去吧！賤胚！——他怒喊着。從他臉上密生着濃鬍鬚裏面，露出大而且黃的牙齒。被他罵了的人們，狠胆小地剩下一句吼一般的罵聲，亂紛紛的逃走。

——賤胚！——在他們後面，他簡單地說。他的眼睛，露出一種鋼錐一般銳利的微笑。好像挑戰一般地伸直了頭頸，跟在後面喊着。

——來！滾過來，——要死的忘八是誰？

要死的人，一個都沒有。

他的言語不多，而有“賤胚”這樣一句歡喜常用的說話。他用這個名稱叫喚廠長警官，也用這個名詞叫喚妻子。

——呸！賤胚！不看見的嗎？——褲子已經破了。

當他的兒子伯惠爾十四歲的時候，維拉索夫抓住了兒子的頭髮，想要將他拖走，但是他的兒子捏住了狠重的鐵鎚，決斷地說：

——不准動手！……

——什麼？——父親好像陰影遮蔽着白樺樹一般的，用一種攻擊的態度，望着瘦長的兒子。

——照打吧！——伯惠爾說。——此後可不饒你了……

這樣說着，他舞動了鐵鎚。

——好利害！……

他重重地吐了口氣，繼續着說：

——你這個，賤胚！……

自從這件事情之後，他不久便和妻子去說：

——此後不要再來向我要錢！伯夏可以養活你了。……

——那麼，你的錢都去買酒嗎？——她大胆地尋問。

——不要你管！賤胚！我去弄個好女人呢！……

他並不結交女人，但是從這時候起一直到他死的時候止，一共兩年之內，他毫不照管他的兒子，也不和他開口。

他們家裏有一只狗。這是和他自一樣高大而多毛的狗。他每天進廠的時候，那狗總要送到他工廠門邊。到了傍晚，再到工廠門口去等他回來。每逢休息日子，維拉索夫總要到酒店去走動。他一響也不響地走着，好像在那裏尋人一般的凝視別人的臉嘴。那條狗子掛着長毛的尾巴，一天到晚的跟在他的後面。吃醉之後回到家裏，坐在夜飯桌上，就用自己的飯碗給狗吃飯。他決不打狗罵狗，但是也不對牠撫弄。夜飯完了之後，假使到了適當時候妻子還不過來收拾碗盞，那麼他便將食器摔在地上。在自己面前，擺着酒瓶，背脊靠在牆上，從嘴裏哼出一種

使人憂鬱而不入腔調的歌聲。張開了很大的嘴巴，閉住了眼睛。——那種倦怠的惡聲，從口鬚裏面流洩出來，震下了粘在鬍鬚上面的麵包屑片。他用粗大的手指摸着兩顎和鼻下的鬍子，——獨自的哼着。唱的句子，是斷斷續續而莫名其妙的東西。那種歌曲的聲調，使人家想起了冬天的狼吼。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之後，他便橫轉身來倒在椅子上面，或者將頭靠在桌子上面，一直睡到汽管吹響的時候。那條狗子，也橫在他的身邊。

他患癱瘓病死了。在未死之前五日，全身變了黑色的他，緊閉着眼睛在床裏亂滾，常常咬着牙齒，向他妻子要求。

——給我拿些老鼠藥來！——放胆地將我藥死了吧。

醫生叫他用電法治療，而且因為病人需要執行手術，所以立刻叫他們立刻將他送進醫院。

——滾你媽的！——我自己會死的！……賤胚！——米哈爾這樣地喊着。

醫生去了之後，他的妻子流着眼淚勸他執行手

術，但是他捏着拳頭嚇他，一面說道：

——我好了起來——對你是沒有好處的！

早上，正當汽管叫喚人們去做工的時候，他終於死了。躺在棺材裏面，他還是張着嘴巴，但是他的眉毛，却好像發怒一般的蹙着。他的妻子，兒子，狗，被工場革除了的老年做賊的酒鬼達尼洛維索夫西契阿夫，和幾個小市鎮的乞丐，參加了他的葬式。他的妻子靜靜的哭着，但是不久立刻停止。伯惠爾——一點不哭。在路上碰着棺材的人們，都是畫着十字，相互地談論。

——從此伯拉蓋耶可以安心，那個人死了……

四五個人訂正他說：

——不是死了，是倒斃了呀……

棺材埋了之後，——人們都走散了。但是那條狗還是留着，坐在新掘起泥土上面，一聲不響地嗅了許久。過了幾天之後，那狗不知被誰殺死了。

三

父親死了之後不到兩個禮拜，在一個休息日子，

伯惠爾維拉索夫吃得很醉地回來。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房子裏面之後，便像他父親從前做慣的一般捏着拳頭在桌子上敲着，呼喊他的母親。

——拿飯！

母親走近他的身邊，和他並排地坐下，使他的頭部靠近自己的胸口，將他擁抱起來。但是他用手在背上一推，叫了出來。

——媽媽，——快些！……

——你這個痴子！——母親按住了他的抵抗，用悲傷而充滿了愛情的聲調說着。

——還有，——我要吃煙，給我去把老頭子的煙管拿來！……——勉強地搬動着他的不自由的舌頭，伯惠爾說。

他第一次飲了酒，燒酒使他的肉體喪失了氣力，但是他的意識，還未消失，在他心裏，不斷地疑問着。

——醉了嗎？這是醉了嗎？

對於母親的愛撫，覺得羞恥起來。她眼睛裏面充滿着的悲傷，使他的心靈感動。他覺得要哭的樣

子，爲着要抑上這種衝動，他故意裝出了實際以上的醉態。

母親不知道這種心理，撫着他被汗水打濕了的捲髮靜靜地說：

——祇有這件事可幹不得呢！……

他覺得要吐了，——經過了狠劇烈的嘔吐之後，母親使他躺在眠床上面，用一塊打濕了的手巾蓋在他青白色的額角上面。酒醉漸漸的醒來，但是他身體下面的，或者身體周圍的一切，都好像波浪一般的在那裏搖動。眼皮覺得垂重，嘴裏感到一種難堪的苦味。他從睫毛之間望着母親的容貌，胡亂地思想。

——在我，好像還是太早一點。他們都吃了——沒有什麼，我却覺得心裏難過……

好像從很遠的地方，聽到了母親的柔和的聲音。

——你假使吃了酒，那麼你那裏還能養活媽媽呢？

緊閉着眼睛，他說。

——不是大家都吃的嗎？……

母親深深地嘆了口氣。他是不錯的。她自己已經

知道，在年輕人看來，除出酒店之外已經沒有別的消遣的地方。但是，她仍舊說：

——你，下回不要吃吧！你父親已經吃得夠多的了。他吃醉了如何的使我吃苦....你假使覺得你媽媽可憐....

聽着那種悲哀而柔弱的說話，伯惠爾想起了父親活着的當時，在那種時候，母親恐怕得家裏有沒有沒她存在都不知道一般的沈默，一天到晚的耽憂着他的毆打。伯惠爾因為不願意和他父親見面，所以已經許久不在家裏而隔絕了他的母親。現在，一面漸漸清醒起來，一面細細地望着她的顏面。

她長得很高，稍稍有點駝背。被長期間的勞働和父親的毆打所打壞了的身體，一點聲響都沒有地，不論什麼時候都好像在恐怕被人家毆打一般地，向着側邊行動。廣闊的，蛋形的，已經刻了皺紋而好像有點浮腫的顏面，上面，有一雙這種工人區域的女人大部分共通的陰暗不安而帶着哀愁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塊很深的傷痕，所以眉毛稍稍有點吊上，看過去好像右耳的位置稍稍左邊。這種傷痕在她顏面上面